常山好故事

二十四斗稻谷（三）

作者 马朝虎 口述 姚康玉

毕业典礼上，时任武冈分校主任的李明灏将军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赠言："你们是二分校的学生，毕业后就要为二分校争光，希望你们分发到部队后，要练就百发百中的技能，一枪消灭一个敌人，进而夺取抗战的胜利。"

父亲站起来带头鼓起了掌，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太过瘾了，这才是军人的本色。

令父亲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被分配到前线连队，去国民党第19师当了一名参谋干事，协助参谋主任完成指挥、训练和情报收集整理等工作。

当一名文职军人，出不了汗，也流不了血，安稳倒是安稳的，可这不是父亲当兵的目的，他想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相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父亲一次次要求下到连队，不要官职，当一名普通士兵也行。

参谋主任非常欣赏父亲，有意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以后肯定是一名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指挥官。

普通士兵好招，优秀的指挥官难找。参谋主任生气了，把父亲叫去狠狠地训了一顿："国家花大钱教会你打仗，不是让你跟一般士兵去当炮灰的，是让你懂得怎么带领士兵打仗的。好的士兵顶多杀死几个十几个日本鬼子，好的指挥官能打一场又一场胜仗。"

当兵不打仗，还算个什么？父亲还是想不通。

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只好不咸不淡地干着这个参谋干事。

一直没有收到家里的回信，父亲心里清楚，固执的祖父还没有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

离家已经3年了，父亲还是挺想念家人的。可部队转战东西南北，从没有消停过。离家最近的一次，是参加浙赣会战，19师奉命开赴江西上饶的沙溪，担负铁路沿线的守备任务。

沙溪离老家不到80公里路，父亲本以为，国军兵力远超日军，等打败他们，就可以回到家里，跪在祖父面前陪罪。

但这场战打得窝囊，日军攻下了衢州。这个时候，父亲随部队转防到江西的资溪，再开拔到福建长汀。日本鬼子扫荡到我们村子里，杀害13名村民的事情，父亲不知道。

父亲还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天开始，祖父已经原谅了他，并支持他打日本鬼子了。

这一天晚上，祖父吩咐母亲把父亲几年来寄回来的信都交给他。祖父读书不多，信上的字不识几个，他用长满老茧的手慢慢地抚摸信纸，发出沙沙的声响，我都有些担心会把信纸勾破。

祖父又从信纸上抬起头来，对母亲说："还有一样东西怎么不给我看？"母亲一时没有恍过神来，祖父用手指在半空中划了个方块。

母亲脸一红，明白过来，是父亲寄回来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里我看过，一位男子穿一身笔挺的军官服，眼光很有神地看向远处，威风凛凛的。母亲经常偷偷地拿出来瞄上一眼，又塞到抽屉的最里面。

想不到，祖父知道照片的事情。

祖父端详着照片中的儿子，眼睛都不眨一下，说："他像我。"

祖母和母亲只敢偷偷地抿嘴一笑，大家都知道，父亲更像祖母。

父亲的这张照片，家里人拿它当宝贝。

这年的秋天，父亲回来了。那天，我和哥哥从外面玩回来，看到一个穿军装的男子看着我们笑。

这个人我们似曾相识。

"你们快叫爸爸。"母亲对我和哥哥说。

这次，父亲是回来探亲的。1942年的10月，第19师移驻湖南浏阳，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征得上级同意，父亲回乡探亲了。

村庄还没有从被日本鬼子的虏掠里缓过气来，田地里的晚稻都没人种，荒草长到半人多高。

一天，父亲买了一些香纸，带着我和哥哥去血泪坑祭奠，这13个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全是父亲熟悉的街坊邻居。水坑边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嘤嘤地哭起来，后来，哭声连成了一片。

小孩毕竟是小孩，很快，我就和哥哥就跟父亲亲得不行，整日都缠着他。父亲把村子里的孩子组织起来练正步走，让我们排成队，上身挺直，两腿绷直，两臂高摆，目光前视齐步往前走。

队列是由矮到高排的，可我和哥哥一定要排在队伍的最前头，排在最前头威风。

父亲在家住了10来天，就要返回部队了。我们一家人全都站在门口看着父亲走远。我要追上去，被祖父有力的手紧紧地抓住。

走到村道的拐角处，父亲回头望了一眼，笑了一笑，牙齿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白光。

那天，跟父亲一起离开老家，去到部队上的还有一位名叫林高山的青年。

林高山和父亲同一个村，从小一块儿长大，两个人形影不离，是父亲的小跟帮，他也非常希望跟父亲一样参军打鬼子。部队正在招收兵员，父亲就把他带上了，在国军第19师55团当了一名士兵。

要不是林高山，父亲部队里的很多事情，还有在常德会战中是怎么牺牲的，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收到父亲从部队上寄回来的信，成了全家人最快乐和最盼望的事情。从这些信里，家里人知道父亲在做些什么，还有一点大家不愿说出来，能收到信，说明他还活着。

有打鬼子的父亲，村里人都高看我们一眼。

我们一帮小孩经常在一起玩正步走，他们都让我和哥哥排在队伍的最前头，玩打仗的游戏，也是让我和哥哥当首领。

祖父的豆腐作坊被日本鬼子烧掉后，家里变得一贫如洗，重新租了一块地，开始在土里刨食，农活忙不过来时，不用吱声，邻居们就会来帮工，连口茶水都不喝。

但从1943年11月份以后，家里就没有收到过父亲的信件了。每次看到邮差，祖父都要拦住他问来问去，还去翻找邮差的邮袋，怕信件被遗漏。邮差看到祖父都有点烦了。

一家人心里很不踏实，祖父在路上走着走着，经常想不起来自己想干什么。母亲缝衣服时，手指老是被扎出血。一家人从来不谈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父亲的信息。

1944年3月底的一天，油菜花开在不远的田野里，蜜蜂在花枝上飞来飞去采蜜，风一吹，油菜花的香气很刺鼻，我一直都嗅不惯油菜花香。

母亲不准8岁的哥哥和7岁的我到田野里去玩。"油菜花黄，野狗发狂"，她担心我们被到处游荡的疯狗咬伤。

我和哥哥只好在家门口玩泥巴，而母亲在厨房里铡猪草。

这时，几个村子里的男孩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人找你们家来了。"

我们的村子不大，外地人来村里找人，都会在村口问路。几个男孩得到消息，就先跑来报告了。

我和哥哥推掉泥巴站起来，母亲也放下铡刀，靠着门框上，祖父祖母从屋子里走出来，一起望着通往家门口的路。

春日阳光明媚，一群人行走在路上，鞋尖踢起泥土，粉尘扬在空中。他们有的空着手，有的挑着箩筐。他们越走越近，后面跟着一群村子里的大人小孩。

来的是七八个人，有穿军装的，有当地乡政府的，他们个个都面色凝重，把一份阵亡证明递到母亲手里，还有24斗稻谷作为抚恤。

父亲拿他的生命，换来的是一张纸和24斗稻谷。

烈士姓名：姚驥
殉難日期：民國032年01月26日
入祀年月：民國086年09月
牌位號碼：J6-25
奉祀地點：武烈士祠
英烈事蹟：抗日戰役陣亡

台湾武烈士祠奉祀的牌位，殉难日期有差错

未完待续……

绣溪古街

桔小灯

我深爱我的祖母
她有栀子花开头的夏天，蓝布衫，总也走不开的柚子树，院子里绿色的豆萁
她在土灶上烧一碗米粉，碗沿上有稀疏的肉粒和红椒丝，但祖母和我叫它们粉干
那年她带我去隔壁的镇子赶交流会，她买了我爱吃的麻球
我拎着装有麻球的塑料袋，油汪汪的麻球，我舍不得吃掉它们
我拎着我对爹爹的两个孝心
我拎着祖母的鱼尾纹，这囡妮将来会多孝顺她爹
我见过打铁铺，也有让我吮吸手指头的食品店
还有祖母分给我爹娘的房屋，额匾上写着胸怀全球
我深爱着我的祖母
我很多年没见着她了
在绣溪古街，我看到分给我爹娘结婚、我出生的房屋大门上，剪刀和尺子紧紧贴着发黑的土墙
我看到一口井，我看到祖母看着她第二个儿子，拿着水桶往身上冲，我猜应该是夏天正茂盛
她没有看儿子旁边的媳妇，这场景符合我对祖母心意的揣度
我看到铁铺对面
洗衣的女子把衣服一遍遍丢进水里
那水流往她眼里过，她眼睛一动不动
她心里只有一口池塘，水汩汩汩汩
瘦削的妇人们在剥豆子
豆子的颜色那么嫩，我的目光也嫩
只有我的祖母，一出生就老态龙钟
好像在绣溪古街，遇见就是暮年
现在，我们狭路相逢
人那么多，有的驻守，有的来去匆匆
有的关上门
只有一个，让我更爱我的祖母
他坐在街头，他坐在离阳光一寸的阴凉处
他坐在那里时，我往我祖母身边路过了一下
就一下
我不敢回头，我不能明证，我刚才的确认真地回到了八岁那几年

长风水库

桔小灯

水说，所有来到长风水库的
都有权得到清新的赠予
但江畔的山有更婉转的绿色，跌宕起伏辽阔
托付给和它有同样气质的人
但我命里缺的，是水
于是船抵达前，我清空一部分积累
闲置极其微小的间隙，就能快马加鞭
翅膀软化脚步，跳跃宛如起舞
和水保持某个尺寸的距离
比如一艘船，窗外有天空，蓝色座椅，同行的诗人多隐于市井
还有比故乡更瘦的船夫
只是这次，他手里握的不是桨
而是方向盘
面对一个个虚无而实在的命题
它用了全部力气冲击，水花绝非固有的存在
在细小的波纹里，一颗是安慰，一颗痴心绝对
渐次露出晶莹的头脑
毕竟，离开后
再豪华的方向盘，也到不了在长风水库，用短短三十分钟
就能领会的轻巧